

隴海旬刊

第二十一期

要 目

論壇

匯業銀行復活裏
政治與宗教信仰的分野
充實國力的要素

魂
谷
均

紀堯

黨義研究

三民主義闡微

本會消息

第九十四，九十五次紀念週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會紀錄

四十三次例會

為 總理廣州蒙難紀念告全路員工

李朴園

藝

抗日獨創

載

國語系

中國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中央黨部執委會宣傳科編

黃學周

總理遺像



論壇

匯業銀行復活表裏

魂

民國七年，北洋軍閥如段張曹輩大舉外債的當兒，同時亦是壓迫南方革命運動最尖銳化的時期，在這一個時期裏面，特別顯出國內外兩大惡勢力的相互利用，而匯業銀行的創設，則為具體化的事實表現。

以一中日合辦的普通銀行，在表面上是無足輕重的，可是實際，股東有當時的軍政要人以及日本重要殖民地銀行如興業台灣朝鮮等銀行，首腦則為當時親日派巨頭陸宗輿，同時有

曹汝霖等爲撐腰；這一種銀行的設立，既不爲商業上的需要，而何以浪擲如此資金？則無疑的爲一種政治上的重大陰謀，所以開業以後的「生意經」是成立多種巨額的借款——不容說，債權者是日本——

不料停業有年的匯業銀行，最近因安福系首領王揖唐一度光顧日本，居然有復活的消息，我們瞭解了匯業過去設立的本旨，不難在現在獲得該行復活的真面目，我們檢討的結果，認謂不外下列兩點意義：

第一經濟的，就是日本在達到經濟侵略網的佈置：以日本現在的國力以及侵略東北的事實來看，對中國今後侵略的步驟，本來用不着裝腔作勢，特別是無須假手匯業銀行的復活，在貿易方面，日本商品，除受一部抵貨影響外，仍有巨量流入中國農村，那麼日本所以以匯業復活作爲重要目標者，他們的企圖是，在該行本身，要是一日實現復活，不但可以自由吸收全中國人民的存款，自由發行以銀爲本位的貨幣，並且進一步可向國民政府索討北洋軍閥

時代濫借的用以壓迫革命運動的債款；

第二政治的：日本既然在本年四月十七日發表荒謬宣言，公然反對國聯的對華技術合作以後，同時在中國建設銀公司行將實現時候，又大放反對情調，當然那種宣言，日本明知是不牛實效的，所以是後竟然想發揮舊日武器，恢復匯業，這樣安福餘孽王揖唐即欣然赴日，陸宗輿在上海大做標金，作為上台的張本。

現在果然匯業復活的消息，盛傳於日本，然而能否實現，換一句話說，日本大陰謀布幕能否展開，為一絕大問題，我們中國為未雨綢繆計，祇有勉力維持國法的尊嚴，對於直接間接奔走匯業復活的安福餘孽，加以通緝，消滅日本帝國主義大陰謀的發生。

政治與宗教信仰的分野

谷

當然，迷信絕對不是信仰，迷信是盲目的而且包含片面情感的；信仰則不同，信仰是理智的，信仰有一種力量的話，這種力量必定是經過理智的批評與判斷而發生的，所以我們對於信仰的定義是：「對於某一種事物或主張運用我們的

理智以科學的方法得到真理的認識的理信。」

人類離不了兩種需要：一種是物質，一種是精神，前者需要就是每個人的基本生活，後者需要最重要的便是信仰，亦就是精神上的寄托！

在最初神權思想時代，人們的信仰，跳不出宗教圈子——除了極少數絕頂聰明的人——降到現在，科學的法官，已宣判了鬼神的死刑，有知識的人，有自己的理智的人，再也不受假神假鬼的騙了，于是根據着進化的自然趨勢，大家在追求一種合理的思潮——信仰，這種信仰亦就是政治信仰。

社會演進到現階段，為什麼信仰與迷信還能同時存在，換一句話說，為什麼政治與宗教能夠並列在現環境？這當然是有關于知識問題，所謂知識問題，是指的科學知識，在知識界內科學方法是萬能的，而且科學是沒有界限的，凡百現象都是科學的材料，祇要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的結果，不論材料性質如何，都是科學，那麼從這裏知識論所得的結論是舉凡直覺的哲學，神祕的宗教，都不是知識，我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離身體而獨立的靈魂，因為上帝和靈魂都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着的東西，假使有人相信牠們是有的話，請拿證據來，其次沒有上帝和靈魂的「可能性」，比有的大得多，科學的原則，尤其都是可能性的問題。

這還是消極的說法，在積極方面，講到信仰，特別要解決的是善惡問題，善的行為是以有利于社會的情感為原動，人不能離開社會而獨立，所以善惡問題離開社會講，就沒有意義，社會裏各人有各人的慾望同利害，不但各人的利害慾

望往往衝突，就是一個人的利害慾望有時亦會衝突的，所以凡能夠滿足最大多數人最大部份的慾望的行為就是有利于社會的行為，同樣能夠有實現這種行為的方法的主張，即是好的主張，便值得我們信仰了！

拿上面的標準來測量目前許多的問題，尤其是政治與宗教信仰的問題，我們不難得具體的結論，譬如政治是為大多數人解決慾望的，宗教是為少數人獲得特殊享受與作惡的，那麼善惡不辯自明，有非常明顯的分野。

假使有的人要懷疑我們的話，我們可以拿出證據來：

第一，八十多年以來，中國受着國際資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大砲炸彈聲裏，是總有宣教師作前衛的，全國各地的要塞炮台的形勢，亦不少是由傳教師繪給各帝國主義的；

第二，最近上海報登載的消息：「最近來華的蔡寧總主教（天主教）到上海，適遇新閘路大通路口培得里，（房東為上海天主教堂）斷水糾紛，該里房客即聚集五六百人，前往徐家匯天主教堂向蔡主教請願，無結果，無奈乃擬長約千餘字之長文，呈與蔡主教，不料又為擲于字紙籃中，蓋蔡主教為法國人，各方所致信函，凡係法文，則必親自展讀，英德文次之，若為華文則無論重要與否概不屑一顧而棄置字紙籃中，其鄙視華人以及不問該教徒妄作胡為壓迫窮苦房客可見一般云，………」這是宗教家的本色；

第三，日本佛教青年同盟，七月將在東京舉行第二次汛

太平洋青年會大會，被邀請的國家，列僞組織第二，中國則在第三，不容說，日本是用的偷偷摸摸的手段，企圖無形中提高私生子的地位，中國佛教徒是不應該去的了，可是事實，居然有什麼太虛法師的徒弟以及什麼常惺，談玄，燈霞，慧律等數十名和尚：公然以中國佛教團名義參加，與僞組織並駕齊驅，日本的佛教徒甘為日帝國主義所利用，已屬無恥，可是中國的佛教徒，却願為仇敵作走狗，真所為「佛徒不知亡國恨，隔洋猶念彌陀經！」

第四，哈瓦斯社六月十日羅馬電：「………此外意國認為教會傳道，係意國在亞非兩洲發展基礎之一，故對於傳教方面，亦將有所努力………」這就是他們無意中流露出來不打自招的口供。

這一切，不容說善惡是容易分明的！那麼在善惡的標準下一方面要宣告宗教信仰的死刑，一方面要提高並鞏固我們的政治信仰；亦須有點人說，黨治下的政府，對於人民信仰是允許絕對自由的，不差，這是對一般普通的「人民」說，至于受過革命洗禮的黨員，以及服務于黨治下機關的公務員，他們雖說同樣是「人民」，可是已經有些不同了，普通人民應享的宗教信仰自由，是要被取消的，因為他們，尤其是黨員，在黨的運用自由下，本身的這種自由是要無條件的犧牲的。

現在物質生活，已走進了徹底革新的另一階段，精神生活，同樣要加以新的洗禮，獲得正確的政治信仰。

在正確的政治信仰下，我們再不要迷戀被科學知識所宣告死刑的宗教信仰了！

充實國力的要素

均一

充實國力的要素，大致有二點，第一點，恢復自信力，第二點培養組織力：

第一說到恢復自信力，總理在民族主義中對於恢復自信力一層，闡述甚詳，照總理的解釋，自信的意思就是自己估量自己好的地方壞的地方，都應該認識清楚，然後將好的發揚光大，壞的改變過來，如以為什麼都是好的，或什麼都是壞的，那不是夜郎自大，便是妄自菲薄，都非我們所應有的態度，譬如中國人曾以大刀隊和日軍作戰，一般人便以為大刀足以救國，那是妄自誇大，又如有人一見日本的飛機大炮，便以為無法抵抗，這是太無自信力了，要曉得飛機大炮固然厲害，究竟也是人造的，中國有的是人，而且中國人的聰明才智也不下人，難道人家能製造飛機大炮，我們便不能製造嗎？只要我們自己肯努力的去幹學機器，學物理化學的學物理化學，各在其本身的業務中去努力，一定也可以造出飛機大炮，來鞏固我們的國防，抵抗日本的侵略，所以我們必須要相信自己，但要相信自己，必先知道自己，「信」就是「真有」的意思，我們要以「真有」的東西，貢獻于世界，恢復中國固有的自信力，中國人本來富於創造的天才，只因

近代科學缺乏，以致一切落後，我們須知要恢復自信力，才有「真有」，有「真有」才能創造，故總理昭示我們第一要恢復民族的自信力，如民族的自信力不能恢復，則一切都是虛矯，而難臻鞏固，所以說恢復自信力，是充實國力的第一要素。

充實國力的第二要素是組織力，我們僅僅恢復民族的自信力，還是不夠，因為各人自信力之恢復，祇是以解決一個人的問題，不能解決整個國家的問題，因為人類是有組織的動物，要人與人能團結起來集成一個能共信的團體，方不致如散沙一樣，才叫做有組織，有組織才有力量，中華民族以前是富有組織力的，家族的組織尤為顯明，在形式上從個人到家庭，從家庭到家族，以及於國家，在精神上則父母兄弟妻子朋友，有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行為的準則，一切人與人的關係上下縱橫的關係，都一一明白規定，組織可謂非常嚴密，但近年來家族制度崩潰，精神上的組織，漸趨潰散，一切倫理關係都逐漸發生劇變與動搖，形式的組織，破壞還不要緊，精神的組織消蝕實堪痛心，譬如禮義廉恥不過是人與人關係的問題，禮是指對一般人所應取的態度，義是指對人所負的責任，廉是指界限分明，恥是指有所不為，這都是人與人的關係中精神上及形式上的規定絲毫不容混亂，現在因家族制度的崩潰。禮義廉恥的喪失，人與人的關係混亂，致弄成國家無組織而紛亂的現象，故總理在時，大聲疾呼，要恢復民族組織的力量，主張由家族制度擴充為國家制度，由家族觀念變而為國家觀念，然後可以造成有組織的社會。

黨義研究

三民主義闡微

紀堯

本文為作者在本路車務見習所第二屆所編黨義講稿，內容比較複雜，惟現交本刊作黨義研究稿，有關於適用講授而不宜于本刊登載部份，略予刪除，餘仍照舊；

本文所用參攷書：

一、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	周佛海
二、法國革命史	萬有文庫
三、德國革命史	萬有文庫
四、俄國革命史	萬有文庫
五、資本主義發展史	陳其鹿
六、社會主義史	趙蘭坪
七、土地問題	——

甲 概論

第一節 三民主義發生的背景

一，民族主義的背景

歐洲自資本主義的經濟日形發展以後，始而商品過多，國內不能盡量消售，遂不得不求市場于國外；繼而資本過剩，國內已無有利的投資的餘地，遂不得不於國外求市場；而

且資本主義的國家，因為農業不能和工業以同一比例而發展，所以原料的來源日形枯竭，於是又不能不於國外尋覓原料供給地，在這三種必要之下，歐洲各國，尤其是英國，遂不能不在海外求殖民地，以滿足這三種必要了，因為要消售過剩的工業品，所以就要侵略工業落後的地方；因為要投過多的資本，所以不能不侵略資本缺乏的地方；又因為要得原料的供給，所以不得不侵略物產豐富的地方，具備工業落後，資本缺乏，物產豐富這三種條件的地方，就是東方民族及其餘各色人種所佔據的地方，印度亡於英，安南亡於法，朝鮮亡於新興的日本，都是為滿足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慾望，在資本主義國家的這種經濟必要之下，許多擁有很多年的歷史，很古的文明的民族，都失掉了獨立自由，而為異族所宰割，所蹂躪，中國也是其中的一個。

但是歐洲這種侵略的勢力，並不是不能抵抗的，日本過去也是被壓迫民族之一，他們的關稅，不能自主，他們的司法權，也受侵略，更受外國兵艦的任意砲擊，當時的日本，皇室徒擁虛名，外為列強的壓迫，民族不能獨立，但是彼邦志士鑒於當時民族地位的危險，遂對內努力維新——大約有六十年——，對外則鼓吹大和民族的精神，廢除不平等條約，是以大和民族的精神為本位，吸收歐洲物質文明，以後一戰勝我，再戰勝俄，不數十年之間，就從被異族壓迫的地位，進為獨立自由的地位，更從獨立自由的地位，向外發展而侵略別的民族，現在日本已變成所謂世界五大強國之一了。

中國民族的環境怎樣？中國民族當時受兩重外族勢力的壓迫，明亡以後，兩百多年之間，中國全為異族所支配，中國已經為異族所滅亡，即此一端，中國已有很嚴重的民族問題，亟須恢復民族的獨立與自由，但是在一八四〇年以前，中國民族，只受滿族的一重支配，自從這一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民族又加上一重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了。

中國和歐洲接觸，本不是始于一八四〇年，在一五一六年，葡人就租借了澳門，但是這個時候，歐洲列強，只是請求通商，不敢以武力壓迫，一六八九年，清康熙曾打敗歐洲最負盛名的俄皇彼得，所以當時的中國儼然一強盛的國家，對於通商，有絕對的自主權，不得政府允許，不能通商，英人於鴉片戰爭前，請求通商，曾受拒絕，即使允許通商，如果中國不欲繼續，就可下令停止，（葡人租澳門和我們通商，完全沒有條約保障，）至於海關，中國不但能夠自主，而且規定很嚴格的通商條件！（例如限制外人不准攜帶婦女入口，海上貿易須經中國政府所指定的行商，不許與一般人民直接交易，）當時的中國在國際場中，還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自從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便起始受外國武力的政治的壓迫，等到一八八五年中法戰起，北京條約成後，中國弱點，完全暴露，於是列強對中國更加壓迫，總理決心革命，就是這一年，及至一八九五中東戰役，竟為小邦日本打敗，於是列強以為中國容易分割，盛唱瓜分之說，後來北方民衆，不堪教徒的壓迫，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努力排外，而形成所謂義和團的運動，當時果因觀念錯誤，方法幼稚，終歸失

敗，以致一九〇〇年，北京爲八國聯軍所佔，然民族精神，藉此表現，列強看出中國的民族思想，仍舊發達，不易實行瓜分，於是變爲經濟的侵略，以種種手段，阻碍中國工業發達，使中國永久爲其銷貨投資之所。

當時中國民族的地位，既然這樣危險，而世界上民族方面的潮流，又告訴我們，文明古國，因民族精神衰微而滅亡，弱小民族，因民族精神振作而强大，我們總理處在這種環境之中，見老大民族滅亡而自懼，見弱小民族興盛而自振，於是認爲非喚起民族獨立的精神，作民族獨立的運動，不能挽救中國民族的危亡，因此發生民族革命的思想，而民族主義於以誕生。

二、民權主義的背景

近代歷史，從政治方面說，可以說是君權和民權的鬥爭歷史，鬥爭的結果，君權漸次消滅，民權逐漸發達，十八世紀——一七七六年——美洲殖民地因不堪其母國英國的苛稅壓迫，遂揭獨立之旗，而與英戰，血戰七年之後，卒得脫英羈絆而建設共和民主政治的國家，美洲獨立以後，民權思潮，更加發達，又六年——一七八九——，遂有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發生，法國革命，雖受拿破崙的摧殘，然而民權潮流，終不可止，以後經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和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共和制度，終告成立，以後民權潮流，以水到渠成之勢，普及全世界，其中雖有擁戴君主的國家，如英，如日，如意大利，然而都是君主立憲的制度，君主專制，已經絕跡了。

在民權激急發展的潮流中間，中國究竟是甚麼狀況？當時滿清以異族宰制中國，不僅政權方面，不欲使中國民權發展；就是在民族方面，也不願給人民以民權，他們抱着，「甯送鄰友，不給家奴，」的主義，對於中國民權，總盡力摧殘和壓迫，世界的潮流是民權激急的發展，而中國的狀況，乃是阻礙民權的發揚，這明明和世界潮流相反，然而中國要圖生存和發展，非順應世界潮流不可，這種需要，就產生了總理的民權主義。

三、民生主義的背景

歐洲自產業革命以後，生產的技術方面，是以機器代替人工，生產的目的方面，是以營利生產代替自足生產，生產的組織方面，是無政府狀況的個人企業制，這三個特點，雖然使生產得遂空前的發展，然而同時却釀成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因為人工為機器所代替，所以生出許多失業的工人，因為生產的分量和種類是以市場狀況為標準，而企業和企業之間，又沒有意識的組織和聯絡，所以生產界上常發生經濟恐慌，這種恐慌，又是產生失業者的大原因，同時，生產上自由競爭，必然的使財富集中，而生出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現象，所以產業革命的結果，就是社會上形成兩個對立的階級——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因為工廠制度成立和交通發達的結果，階級自覺，日漸明瞭，階級的團結，日形堅固，他們要求解放，遂釀成對有產階級的社會革命，為社會革命而活動的，就是各國的社會黨，自從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社會革命運動，日形發展，而其最著的，就

是一八七一年法國的巴黎公社運動（最著的是要求三八制），這種運動，雖然失敗，然而社會革命的怒潮，却以一日千里之勢而發展，總理於巴黎公社運動失敗後二十五年到歐洲，親見歐洲社會革命運動的發展，遂決心取民生問題和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以防止中國的社會革命於未然，於是民生主義，就應而產生。（本節完，本章未完）

總理遺訓

中國學生得到了自由思想，沒有別的地方用，便拿到學校內去用，於是生出學潮，美其名，說是爭自由，



本會消息



第九十四次紀念週

六月四日本會暨管理局聯合舉行紀念週，黃委員學周講演詞：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世界上有兩種主義，極為國際間所注意，即一為蘇俄之共產主義，一為意大利之法西斯主義，今天將法西主義的本身，與各國推進的法西主義實際情形，向各位報告一下：

意大利為純粹法西黨主政的國家，墨索里尼為該黨的創造者，墨氏本為社會黨急進派黨員，初任社會黨機關報，前進的總編輯，因對參加歐戰意見不同，為社會黨所不容，以致開除黨籍。不久以後，墨氏復聚合同志創辦民報，繼續鼓吹參加歐戰。迄至一九〇五年對德奧作戰之主張，已達到目的，遂身臨前線，充當士兵，吃苦耐勞，為國報效。歐戰結束，德奧潰敗，意為戰勝國之一，但民窮財盡。艱苦萬狀，墨氏乃號召戰士，組織團體，于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米蘭勝墳場；召集同志，舉行會議，決議組織戰鬥法西團，法西黨即發軛于此。當時意國境內共產黨乘機侵入潛取一部份政權，與法西斯成為利害相對之敵黨，墨氏領導該黨，聲請意國政府于四十八小時內肅清全國共產黨，否則，進兵都城。以武力奪取政權，是時意政府凋蔽無力，早失控取能